

## 第一章 重回九年前

五更天，梆子聲敲響後，閨房忽然傳來動靜。

在外間值夜的綠芳急忙睜眼，往裏打量，竟發現自家姑娘不知何時已經起了，瞎子般的到處摸索，而後往梳妝臺前一坐。

綠芳慌裏慌張去點燈，詢問道：「姑娘怎麼不睡了？」

林紈紈還在懵懵懂懂，不知自己死了還是活著，聽得丫鬟聲音，盯著她看了會兒，垂眸不言。

綠芳猶猶豫豫上前拿起梳子，既然起了，得把頭梳起來吧？

秀髮被散著，林紈紈抬起頭，瞧見正對面的菱花鏡裏顯出一張臉——很陌生，但又好似見過，白白嫩嫩，圓潤無比。

她下意識伸手捏了下，鏡子裏的小包子立刻就皺了。

雖然舉止奇奇怪怪，可擋不住的可愛，綠芳忍俊不禁，「姑娘可是沒睡好？等會再去補個覺吧。」

林紈紈彷彿沒聽見，再次揉包子。

等折騰完胖乎乎的臉後，她終於相信眼前的事實——這張滿是稚氣的臉確實是她，她死而復生，回到了小時候！

驚喜從心底湧起，林紈紈忽然催促綠芳，「快些梳，隨便點就行。」

綠芳聞言不由得一怔。

別看林紈紈年紀小，但特別講究，每次起來後都要精心打扮，要抹蘭膏，茉莉膏，要戴京都最時興的首飾，不管是頭上的珠花，還是脖頸上的瓔珞，金鎖，腰間的玉墜，香囊，全都要搭配得完美無瑕，方才出門。

今兒居然說隨便？綠芳心裏狐疑，但還是加快動作。

等到梳完頭，紫鳶也起了，端來熱水。林紈紈洗面之後，換好裙衫飛快的朝雙親所住的正房走去。

天烏黑烏黑的，就算是大魏的首輔也還未出門，林鏡清用完早膳，見妻子只穿著中衣，便拿起外衫替她穿上。嘴裏不忘數落，「讓妳繼續睡著，非得起來陪我，弄得儀容不整。」

林鏡清比她大了八歲，姜玉真當年嫁給他時，姜老夫人嫌棄林鏡清的歲數，可姜玉真就是喜歡他，崇拜他的才華，佩服他的處事能力，而今一晃二十年過去，林鏡清仍然是她心中獨一無二的男子。所以這會被他穿衣，姜玉真便乖乖的坐著，眼波卻好像柔軟的緞子，將林鏡清周身都纏繞住了。

那姿態恍若還是當年那個小姑娘，總是眼巴巴看著他，即便不說話，他都能猜到她在想什麼。

所幸，他也喜歡，故而只是見過兩次面就去姜家提了親。

林鏡清將她外衣穿好，姜玉真仍磨磨蹭蹭著不起來，「頭髮還散著。」

「……」林鏡清想說什麼又忍住了，「晚上回來給妳梳。」他今早實在抽不出空，皇上偕皇貴妃去了離宮逍遙，有幾樁事必須得處理。

看他無奈的樣子，姜玉真不禁噗嗤一笑。

林紈就站在門口，聽見母親的笑聲，知道裏面必定是其樂融融，她鼻尖突地發酸。

前世父親被調任去越州，陷於戰亂之地，可即便如此，母親仍然沒有去越州找父親，因為放不下她。她當時很快就要入宮為后，當皇后大不容易，母親不敢離開，為此惦記著兩邊，憂思過重，以至於病倒。

母親這一生中，病重了兩回，一回是為哥哥，一回是為父親。

幾年間，原本風華絕代的女子快速衰老，像枯萎的花，林紈擦擦眼角，伸手想敲門，但轉念又放下，忽然不想打攬他們了，於是改道去延趣閣。

這是林府的書房，林府原先是前朝一位異姓王的住處，占地極廣，府內院落套院落，林林總總有十二處，便是每人占得一處，仍有不少空餘。

她的哥哥林嘉言喜好念書，祖母便把其中一處院落改成書房，每個廂房內都擺滿書架，放著從大魏四處搜集來的書籍，孤本，有些甚至是嘉善公主，她的表嫂從宮內直接跟皇上要來送與林嘉言的。久而久之，書籍成千上萬，儼然是京都最大的書庫，林嘉言給這座書房取名為延趣閣。

此時天色尚早，延趣閣也好像沉睡了一樣，四周靜悄悄的。

綠芳看著林紈走入其中一間廂房，忍不住問：「姑娘這會兒是要看書嗎？」

外面綠影晃動，室內淡香撲鼻，林紈聞著留下的熏香味說道：「我在這裏等哥哥。」隨即便坐下來翻起一卷書。

林嘉言念書一直都很刻苦，卯時起來入書房，要到亥時才離開。

除開父母，林紈最想見的就是早逝的哥哥，但這個時辰，哥哥肯定還在歇息，她本來應該回去用早膳，再施施然的過來，可不知怎麼卻一點也不想吃東西。

綠芳跟紫鳶不知所措，但她們並不敢多話。

林家這一代就兩個小主子，不管是林嘉言還是林紈，都是林家的寶貝，深得長輩們的疼愛，是以林紈的性子也養得頗為強硬。

紫鳶想一想後道：「姑娘不吃早膳，那奴婢給姑娘倒杯熱水吧？」

「好。」林紈點頭。

見紫鳶去了，綠芳生怕早上的風凍著姑娘，便走去西邊把半開的窗戶關上。

林紈翻的一卷書是《九域志》，剛才她也沒注意，只是隨意拿下來，看了幾行後忽地笑了。哥哥學識淵博，除了四書五經外，天文地理也都喜歡精讀，有一次她看到他在翻《九域志》，忍不住詢問其中的有趣之處，後來哥哥說著說著竟把她給說得睡著了，而今自己再看，仍然會有睱意。

大概，這書是真的不符合她的喜好吧。

紫鳶很快端了茶來。

林紈喝了一口，發現有些甘甜。

紫鳶知道她的喜好，愛吃甜食，所以在水裏放了蜜。

哥哥一直沒有出現，林紈看著無趣的書，將水喝光後，越發睆了，眼皮子變沉，慢慢伏在了書案上。

綠芳跟紫鳶面面相覷。

「要不要叫醒姑娘？」紫鳶低聲問。

綠芳道：「姑娘今日很是古怪，不知叫醒了又會做什麼呢。」

「可這麼睡著的話……」

綠芳看看天色，「等會吧，公子馬上就要來了，看公子怎麼說，或許公子會讓姑娘回去吃飯。」

「也好。」

兩人低語中，沒發現林紈在夢中忽地身子一顫——

她此時正在雲光樓前，四周守衛森嚴，根本不讓進入，哪怕她是皇后也不給絲毫通融。

她在冬夜寒風中站了半個時辰，狂風卷著雪花砸在身上，冰冷入骨，要不是因為在越州的父親，要不是為父親病倒的母親，乃至整日擔心的祖母，她絕不會來見陸璟——那個剛剛登基為帝，心狠手辣無情無義的男人。

綠芳小聲咒罵，「活該守不住隴鎮！」

也許是報應，陸璟登基沒多久，前線就傳來隴鎮失守的消息。隴鎮是軍事重鎮，當初為抵禦北狄的鐵騎而建，集中了魏國三分之一的兵力，誰想到竟然被攻破，而最讓人吃驚的是，敵軍首領竟然是前太子陸昭。

因眾人都以為陸昭已經身死鹿山，故而並不相信，可傳消息的兵士卻信誓旦旦，說一定是陸昭，傳來傳去，不知怎麼就變成鬼兵了。

在有心者口中，陸昭變成了厲鬼，領著鬼兵回來復仇。

復仇之說，來源於鹿山一役的是非，許多人都不知其中真相，可林紈是曉得的。她抬頭看著空中落下的雪花，想起記憶中那個她屢次得罪的人，只覺身上更是冰冷了。如果被陸昭攻入京都的話，林家的下場恐怕……

思忖之際，禁軍終於放行，林紈疾步走入。

這半個時辰裏，她幾乎要被凍僵，一進去四角放著炭盆的樓內，額頭便冒出汗來，但也可能是因為怒火而致。要不是陸璟已經登基，難以違抗，她根本不願嫁之。幸好洞房之夜，傳來鬼兵突襲天瀾關的急報，陸璟沒有心情碰她，林紈反倒鬆了口氣。

只是現在四面楚歌，父親在越州極是危險，她想說服陸璟讓父親返回京都，於是調整著心情，把說辭在心裏反覆衡量。

然而陸璟實在不是個東西，竟然說憑父親的本事定能守住越州，且沒有援救的打算，林紈本來就不會伏低做小，忍不住火冒三丈。

怒氣沖上來的時候，眼前一片發黑，什麼也看不見了，隱隱約約中，似乎聽到遠處傳來忽高忽低的驚叫。

等到甦醒的時候，聽見綠芳在哭，「娘娘，鬼兵攻下京都了。」

天瀾關是京都最重要的一道屏障，這也不是什麼意外之事，林紈掙扎著站起，想要離開雲光樓。

陸璟卻攔住她，「妳要去何處？」

如果沿路都被攻陷，那麼越州一定也已經失守了，林紈冷聲道：「我要去找父

親！」

陸璟不放她走，「死，妳也得跟朕一起死。」

那種絕望可怕的眼神嚇到她了，她拚命的抵抗，卻不慎墜樓。

雲光樓是大魏最高最富麗堂皇的樓，她以前也喜歡站在樓上俯瞰整個京都，但此刻耳邊風聲呼呼，她在黑暗中如同落線的風箏般墜落，能感受到的只有無邊的恐懼……

她渾身都在打顫，就在這時，有雙手輕撫在髮頂，聲音溫柔極了，「紈絨，別怕。」是哥哥呢！

林紈絨在夢裏落下了淚，閉著眼睛撲入近在咫尺的哥哥的懷裏。

妹妹的手死死抱著他，林嘉言只當她太過驚恐，手從髮頂挪到背上輕拍著，「小傻子，作個夢怕什麼，都是假的。」

林紈絨卻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哭得稀里嘩啦。

林嘉言這下有點著急了，「到底怎麼了？」

林紈絨嘟囔道：「夢到很可怕的夢。」

妹妹一向被捧在手掌心上，很少哭泣，林嘉言哄著道：「哥哥在，不管夢裏有什麼都傷不到妳。」

哥哥這樣溫柔的人，為什麼偏偏去得那麼早？前世，本是有人要毒殺皇帝，誰料竟傷到哥哥，林紈絨替哥哥委屈，好不容易冷靜下來，接過綠芳的帕子擦眼淚，「一時害怕，如今好了。」

林嘉言看她擦乾淨了才問：「怎麼跑來這裏睡？」

「在等你，」林紈絨道：「突然想看看你書念得如何。」

林嘉言：「……」

這好像是父親才會說的話吧？他哭笑不得，拿起林紈絨翻過的書瞄一眼，笑著道：「難怪會睡著呢。」

林紈絨也笑了。

林嘉言把書收好，關切的問：「早膳可吃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林紈絨擡頭，面前的哥哥一如記憶中的美好無瑕，她心裏很是滿足，便站起來道：「我現在回去吃，不打攬哥哥了。」

外面太陽初升，碧空無雲，見過了父親母親，哥哥，林紈絨心情好得簡直要唱起曲子，府裏的一切在她看來，都美得不可方物。

兩個丫鬟跟在後面，皆是一頭霧水。

姜玉真來找女兒，兩人在花園中相遇，「紈絨，聽說妳五更天就起了？還來過正房，然後又去了延趣閣？」她拉住女兒的手，「這是昨夜沒有睡好還是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這麼多問題一下不知怎麼回答，林紈絨懵了會才道：「許是昨晚吃多了春餅，醒來就睡不著了，想來看看娘，結果爹爹也在，怕被爹爹責備，就去延趣閣看書消磨時間。」

原來如此，姜玉真鬆了口氣。

「以後莫貪吃。」她又叮囑，「去睡個回籠覺吧，不然一天都沒有精神。」

「嗯。」林紈紈答應。

姜玉真想起今日女兒要會客，於是提醒著道：「不要睡太晚了。」隨即又對紫鳶交代，「過一個時辰便將她叫醒，陳姑娘要來。」

陳姑娘？

林紈紈怔住，原來今日陳蓮錦要來做客，她忘了。也不怪，畢竟是回到了九年前，怎麼可能記得每日的安排。

「一定要叫醒我，」林紈紈道：「可不能讓陳姊姊白走一趟。」

「是。」紫鳶急忙應諾。

走回閨房後，林紈紈隨意吃了點東西便躺在床上。

可哪裏睡得著，不過是裝個樣子，她閉著眼睛把將來九年間所發生的事情想了一遍又一遍，心裏越來越透亮的時候，紫鳶過來叫醒了她。

這陳蓮錦原本會成為哥哥的未婚妻，也就是她未來嫂子，誰知哥哥後來中毒，陳家就反悔了。但陳家也不願意徹底失去林家這棵大樹，陳老夫人趁著哥哥時日無多，祖母絕望幾近瘋狂時，給祖母出了一個餽主意，送來一位姑娘為哥哥沖喜……林紈紈在床上坐了片刻，起來稍作休息便去見祖母。

陳蓮錦一到林家就去給林老夫人與姜玉真請安。

她能言善道，正與林老夫人說笑的時候，林紈紈出現在門口。

小姑娘穿著杏色廣袖上衣，白色淡金花荷裙，如春光般可愛，陳蓮錦的目光一時難以移開，腦中浮現出林嘉言的面容，心想傳聞去世的林老爺子乃京都第一美男子，難怪這林家的子孫一個個都是百看不厭。

念頭閃過，面上微紅，林嘉言就算有這等家世與才華，但若沒有那張臉，也不會讓她日思夜思。

「郎豔獨絕，世無其二」，此話當能形容林嘉言。

故而她對林家人都頗為殷勤，就希望能嫁入林家。陳蓮錦的笑容越發溫和，叫出的「紈紈」甜得能膩死人。

林紈紈一點都不想理會她，但面上仍裝作歡迎的樣子。

林老夫人對孫女兒招招手，「聽玉真說，妳貪吃沒睡好折騰了一早上？現在可是剛起來？」

「嗯，睡了回籠覺。」林紈紈飛快的走到祖母身邊，親暱的在她身上蹭了蹭。

林老夫人被她的動作逗笑了，捏捏小臉蛋道：「怎麼像隻小貓兒呢？」

「是祖母身上香。」林紈紈跟林老夫人撒嬌了一陣，笑著問：「剛才祖母與陳姊姊在說什麼？」

「在說陳姑娘畫的畫，之前妳姑姑看到了，也想要一幅，陳姑娘就說班門弄斧。」林紈紈的姑姑叫林秀清，林秀清的兒媳乃嘉善公主，也喜畫畫，不過論畫技，是不如陳蓮錦的。陳蓮錦故作謙虛，誇讚嘉善公主，不過是想讓祖母更喜歡她罷了。

林紈紈笑著道：「姑姑想要什麼會一直惦記，勞煩陳姊姊快些畫好呢。」

林家姑奶奶當然也要打好關係，陳蓮錦順勢便答應了。

林紈紈馬上又邀請她，「陳姊姊去我那裏坐坐吧，我叫廚子做蓮花酥給妳吃。」那是林家廚子的絕活，這道甜食不光樣子漂亮，味道也是甜而不膩，入口即化，時常用來招待姑娘家。

陳蓮錦當然願意去，很快便與林老夫人、姜玉真告辭，跟著林紈紈離開。

府中不時飄來蘭花的高雅香氣，蘭花難養，陳蓮錦也喜歡，可陳家的蘭花再怎麼養也沒有林府的出彩，一來是品種比不上，二來，花農的功夫也不行。陳蓮錦心想，等她嫁入林府後，就能天天欣賞這些蘭花了。

不過，林府的好處又哪裏只是蘭花呢？她偷偷轉頭，四處看了一眼，可惜沒有見到想要見的人。

陳蓮錦猶豫片刻，試探的問：「剛才我聽林夫人說，紈紈妳一大早就去延趣閣看書？」

「嗯。」

只一個字的回答，並沒有提林嘉言，陳蓮錦就不好再問了，可心裏實在很想知道關於林嘉言的事，於是欲言又止。

少女懷春，滿心滿眼裏都是傾慕的男子，以前，林紈紈也是相信陳蓮錦的真心的——她家世不錯，人也上得了臺面，還有幾分才氣，林紈紈覺得如果哥哥喜歡，做嫂子也可以接受，便與她頗為親近，直到後來哥哥中毒……

那不是一般的毒，即便有太醫出手醫治，也難以根除，那毒一直藏在深處，整日整夜的折磨哥哥，以至於他面目全非。

林紈紈清楚的記得，陳蓮錦看到哥哥時的表情——那彷彿是見到了惡鬼的模樣，臉色青白，捂住嘴差點嘔吐。

露出那副樣子之後，她安慰的話說得磕磕絆絆，很快就逃走了，再也沒有出現。如果所謂的真心便是如此，林紈紈覺得不要也罷。

所以面對陳蓮錦，她實在沒什麼好說的，之前的友情蕩然無存，要不是為了別的目的，她不會再見陳蓮錦。

兩人來到院中，天氣好，林紈紈讓綠芳把几案擺在外面。

春天不熱，陽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

很快糕點就端了上來，顏色粉粉的，裝飾著綠豆泥做的荷葉，宛如夏日河上盛放的蓮花，很賞心悅目。

「都不忍心吃呢。」陳蓮錦感慨。

林紈紈卻夾給她一塊，「又不是什麼稀奇東西，吃吧，本來就是給妳做的。」

兩個小姑娘看起來極為融洽，綠芳與紫鳶互看一眼，心裏都覺得這陳蓮錦可能是要做林家的少夫人了。林嘉言作為林府獨子，早些娶妻開枝散葉，是林府眾人喜聞樂見的，尤其是老夫人，早就想抱個曾孫子了。

就在她們暗自揣測的時候，卻聽林紈紈忽然問：「陳姊姊，我聽說妳有個從妹是嗎？」

陳蓮錦瞬間變了臉色，她不明白林紈紈是怎麼知道的，分明這妹妹才來京都沒多

久。

蓮花酥噎在了喉嚨裏，陳蓮錦用力呼吸，然後又咳得噴了出來。她極為難堪，忙用帕子擦嘴，「對不住，我剛才嗆到了。」

「無事。」林紈紈讓綠芳打掃，「是我問的不是時候，不過，妳確實是有從妹的吧？」

陳蓮錦不好否認，「是，今年才從成縣過來，她性子內向膽小，故而不太出門……紈紈，妳從何得知的？」

「有日偶然聽一個小丫頭提起。」

兩家常有來往，這消息總是藏不住的，陳蓮錦並沒有追問。

陳蓮珠是她二叔的女兒，別看她那二叔沒用，年近四十才做到個主事，生的女兒卻很出色，不只容貌清麗，連一手字都比她寫得好，陳蓮錦內心很是不喜。

幸好祖母也不喜歡二房，祖母生二叔時險些丟了命，便覺他是個討命鬼，加上他性子木訥又很愚笨，比起父親差了十萬八千里，祖母就更為厭棄，去哪家做客都不願帶著二房。陳蓮錦也不想提，遂岔開話題道：「紈紈，妳說我畫什麼送與妳姑姑好呢，她可喜歡山水？」

林紈紈假作思考，好一會兒道：「妳不如畫孔雀吧，姑姑喜歡。」又問：「哥哥馬上就要參加殿試，等殿試完，我想出去踏青遊玩，姊姊可願意一起？」

眾所周知，林嘉言很疼愛妹妹，陳蓮錦肯定不會放過此等機會，柔聲道：「紈紈妳想踏青，我當然願意陪妳……要不我們去月亮湖上划船吧？可以看到一群群白鷺。」她想得到林紈紈的歡心，這樣她在林嘉言面前便會替自己說好話。

「好，」林紈紈順勢提要求，「把妳從妹也帶來吧，我沒有姊妹，可羨慕妳們了。」又問：「妳們感情一定很好吧？」

絕對不能說不好，斟酌再三，陳蓮錦暗忖著陳蓮珠畢竟一直生長在成縣，小家子氣，又沒有好的裙衫穿，如何能越過自己？不如帶她出來丟丟醜，好讓她知道，光是會寫一幅好字，在京都也混不開！

「二妹膽小，在家中時常與我玩樂，就是不願意出門，既然紈紈妳十分想見，我一定說服她出來。」

陳蓮錦的二妹就是當年給哥哥沖喜的人，林紈紈很想再見一見，她出自內心的歡喜道：「好，那我就在月亮湖等著姊姊了。」

送走陳蓮錦後，林紈紈又有些睏倦，起得早又費力應付陳蓮錦，小身板吃不住，爬到床上睡了一個時辰，到得傍晚時分，她才跑去與母親一起吃飯。

林鏡清又晚歸，姜玉真已經習慣，叫廚子多燒了兩個女兒喜歡吃的菜，母女倆說說笑笑，十分開懷。

晚飯後，林紈紈依在母親懷裏，「陳姊姊與我約了去月亮湖划船看白鷺呢。」

姜玉真揉著女兒柔軟又烏黑的頭髮，「這時節看白鷺確實合適，妳早去早歸就是。」

林紈紈眨眨眼睛，「我還要帶哥哥去呢。」

姜玉真想著，兒子與陳蓮錦確實沒見過幾次面，再瞭解下也是應該的，將來要不

要訂親，也得聽聽兒子的意見，至於其中分寸，憑他的得體一定會把握好的，於是便答應了。

林紈紈一直賴在母親房裏，等到夜深父親歸來都還沒有離開。

看到女兒，林鏡清頗為驚訝，「怎的沒有去歇息？」

夜涼，父親穿著墨色的披風，比記憶裏年輕些，但因為當了首輔，身上沉穩嚴厲的氣勢已經有些重了。

林紈紈眼睛微微泛紅——在墜下雲光樓前，她就在惦記著父親，擔心父親的安危，也許是老天垂憐，樓下當時種滿了花木，她被擋了數次，落下後竟沒有立刻死去。

有個人走到她身邊，將她抱了起來，那時臉上的血已經讓她視線模糊，可依稀能看見一張可怕的面具，只她當時已經不知道什麼是怕了，顫著手去抓那面具，想看看是誰。

那人攔住她說：「別動，我帶你去見林大人。」

奇怪的是，分明許久未見，她居然一下就認出了對方的聲音，他便是前太子，陸昭。

如今父親真真切切站在面前，沒有比這更好的事情了，林紈紈眨眨眼，忍住沒有落淚。

「好幾日沒有見到爹爹了。」她走上前，拉著父親的衣袖。

被水汪汪的眼睛看著，林鏡清的心軟透了，柔聲道：「都是為父不好，甚少陪妳。這樣吧，過幾日為父帶妳去踏春，好不好？」

林紈紈當然願意了，她想念全家聚在一起的日子。

「好，爹爹不能反悔！」她伸出手指拉鉤鉤。

林鏡清好笑，但也順著她，而林紈紈又賴了好一會方才告辭。

女兒一走，林鏡清就不用拘著了，將妻子攬在懷裏給她梳頭髮，「早上答應妳的。」首飾都被取下來，梳髮梳得很舒服，姜玉真閉著眼睛道：「相公應承紈紈了，一定要做到的，她今兒一直在等你。」

最近比較忙碌，但皇上馬上就要回宮了，他笑道：「放心，妳儘管想個好地方。」

「到時請母親也一起去，我們一家子許久沒有外出遊玩了。」姜玉真變得興奮起來，「不如就去鏡湖吧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要去源縣？」

「也行。」

「或者……」

林鏡清笑了笑，「妳慢慢想。」

姜玉真歪著頭道：「算了，等殿試之後再定。」

到時結果出來了，也都能安心些。

第二章 向太子道歉

大清早，林紈紈就來到林嘉言院中，叫道：「哥哥，今日不能遲到的，快些！」

林嘉言在屋內聽見她的聲音，快步走出，「妳又起這般早？」

「當然，今日可是殿試呢！」

會試高中要參加殿試，那是走入仕途最關鍵的一步，林嘉言笑著揉揉妹妹的髮頂，「先去給祖母、母親請安吧。」

兄妹倆攜手而行。

林老夫人看到孫女，「紈紈，妳這是要做甚？」

「我要送哥哥去殿試，」林紈紈道：「送到宮門口。」

林老夫人卻怕影響孫子，「紈紈，這等關鍵時刻妳莫添亂，路上纏著嘉言可是要讓他分心？」

「不會的，祖母……」

不等妹妹說完，林嘉言幫著道：「祖母，讓紈紈去吧，這麼早就過來相送，多誠心。」

林老夫人：「……」

「祖母，我保證不會壞事！」林紈紈一臉嚴肅。

林老夫人看兄妹倆感情如此之好，便道：「罷了，想送便送吧。」

姜玉真也叮囑女兒，「紈紈，妳一定不能胡鬧。」

「是，母親。」林紈紈答應。

兩人隨後便坐車前往皇宮。

殿試可說是群英薈萃，因通過會試成為貢士本就是了不得的事，多少人終其一生都未必達成，而殿試選拔之後，入三鼎中的更是人中龍鳳。林紈紈相信哥哥有此才華，所以並不擔心，她只是想陪著他走這一段路。

小姑娘靠在身邊，眼睛一眨不眨，林嘉言挑眉問：「為何這麼看我？」

因為許多年沒見著他了，哥哥去世後，林紈紈想起他時都只能在記憶裏搜尋。她眨眨眼睛道：「祖母說哥哥像祖父，可我一點也不記得祖父的樣子。」

林嘉言笑了笑，「是有些像。」隨即彎下腰來，「給妳一次看個清楚，省得這般盯著我。」

林紈紈嘆嗤一聲，扭頭道：「給我看我還不看了。」

兄妹倆說說笑笑，不知不覺馬車停在了宮門口。

林嘉言拍了拍妹妹的頭，「我去了，妳快回家吧。」說罷起身下車。

林紈紈沒有聽，馬上跟著下來想再送一送哥哥，結果視線卻被一道修長的身影擋住。

「知遠，你總算到了。」

來人身穿淡青色錦袍，背對著她，但聲音卻耳熟極了，宛如春風，林紈紈身子一僵，陸璟怎麼會來此處？

但很快她就明白了，陸璟長袖善舞，最會鑽營，否則豈會得到朝中大半官員的支持？而林家這等掌有實權的家族，更是他急於拉攏的。只不過，前世的這日她起得晚，沒有陪哥哥來殿試，不曾遇到過他。

回想起來，他願意在她身上花功夫，最終也只是為皇位罷了，所以後來很快就露

出真面目。

林嘉言看到陸璟，忙上前行禮，「見過二殿下。」

陸璟托住他的手，「皇姊前幾日提過，說你要來參加殿試，我便過來看看……」

說著感覺後方有道目光停留，他轉過身，與林紈紈對個正著。

林紈紈知道哥哥會金榜題名，心情愉快地好好打扮了番，今日穿著鶯黃色花間裙，外面罩月白色輕紗，臉頰粉嫩，眼睛烏黑，好像個玉雕的娃娃。

陸璟看著，嘴角輕輕一勾，「紈紈，要不要我帶你去宮裏玩？等會正好跟知遠一同回去。」

他的眼睛隨了生母皇貴妃，形似桃花，看著十分多情，林紈紈原先也覺陸璟俊美，但此時此刻，她只看得到他的殘忍。

林紈紈下意識退了一步，「不，我要回去了。」

陸璟今年十五，對九歲的林紈紈自然沒有男女之情，但他清楚林家對他的意義，所以哪怕對個小姑娘也會盡力示好。

「御花園前幾日養了幾隻白孔雀，白孔雀你可見過？」

那是一種比較稀有的孔雀，展開尾巴時，好像片雲一樣令人驚豔，林紈紈是喜歡看的，可說陸璟也抓住了小孩子的心，以此來誘惑她。林紈紈瞧著他胸有成竹的樣子，厭惡的情緒忽地又變成了憤怒。

她的眼睛瞪得圓圓的，小手捏緊。

陸璟看她突然變了臉色，頗為驚訝，「怎麼了？」

林紈紈十分痛恨他，要不是陸璟二皇子的身份，恐怕她會更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——前世明明陸昭都攻入皇宮了，他竟然不放她走，還要拉著她一起死，世上怎麼會有這樣惡毒的人？

見妹妹不肯的樣子，林嘉言生怕她做出不合適的舉動，遂與陸璟解釋道：「恐怕是今日起早了，急著回去補覺呢。」

這個年齡正是貪睡的時候，陸璟釋然，不再要帶林紈紈入宮。

豈料後方傳來腳步聲，竟有個宮女走近，朝陸璟行了一禮。

林紈紈立刻認出來，那是太后身邊的大宮女芸香。

芸香而後又對林家兄妹福身行禮，「林姑娘，太后娘娘召見，請隨奴婢去永安宮吧。」

在場三人習以為常，自從林紈紈的姑姑，林秀清的兒子上官凝尚嘉善公主後，太后與林家人極為親近，其中林紈紈最得太后喜歡，時常被太后請到宮裏做客。

林嘉言道：「紈紈，太后相請，你快去吧。」就算真的想回家，此時也斷不可拒絕。

三月，擺在藤架上的山茶花陸續盛開，顏色豔麗宛如染了丹朱。林紈紈隨宮女走在永安宮裏，鼻尖滿是濃郁的花香。

見小姑娘來請安了，太后笑咪咪道：「可是擔心你哥哥的殿試，這般早就陪著過

來？」正是聽說了此事，她才差了芸香過去相請。

「嗯，擔心哥哥能否入鼎三甲。」

「口氣不小啊。」太后打趣，「不過憑嘉言的才華，應是不難。」

林紈紈眨眨眼，一福身，「承太后娘娘吉言！」

太后招招手道：「過來坐，吃些點心。」但凡林紈紈來做客，她總會準備一桌子精美的吃食。

林紈紈依言過去。

「剛才環兒也在？」太后詢問。

林紈紈微微一愣。眾所皆知，太后不喜二皇子陸環，只喜太子陸昭，故而對陸環極為提防。以前林紈紈對太后這一點也頗為不解，覺得她偏心，但現在她們的立場是一樣的一一這一世，她絕不會讓陸環好過！

「是，二殿下想帶紈紈去看白孔雀，被我拒絕了。」

太后訝然，「為何拒絕？」

「二殿下不似光明磊落之人呢。」

太后揚聲一笑，笑過之後又覺得太過明顯，畢竟陸環也是她孫兒，忙掩飾了下，

「環兒是熱心了些，並無惡意，但妳不願去也不怪妳。」又夾了一塊點心給她，

「多吃點，妳正在長身體呢，可要長得高高的才好。」

林紈紈幼時胖嘟嘟的惹人愛，胃口也好，可她偏偏看重外貌，所以覺得吃多了不好，總是想著節制，以至於後來長得不算高挑，她心想，這重來一次可得多吃多動，所以也聽話的直往嘴裏塞點心。

殿試之日，在意的不只是林家，陳家也極為關心。

陳老夫人一心要把大孫女嫁入林家，打趣著陳蓮錦道：「整日的為林家姑奶奶畫畫，為我都沒那麼盡心。」

陳蓮錦嬌羞道：「祖母，我答應過林老夫人了，不能食言。若是祖母想要我的畫，我連覺都可以不睡。」

「瞧瞧妳這嘴，真甜。」陳老夫人挑眉，「要是哪個學得妳一半，我也不用心煩了。」

這指的便是陳蓮珠了，陳蓮錦忙道：「祖母，林姑娘與我約了去月亮湖，有一事我忘了說，我想帶二妹一起去。」

陳老夫人皺眉，「帶她去做甚？」

其實是林紈紈邀請的，但陳蓮錦想在祖母面前表現自己的善良，於是道：「二妹整日悶在家中，我於心不忍。祖母，讓她也出去透透氣吧，結交下朋友。」

大孫女就是大度，不似那二孫女沉默寡言，連句好聽的話都不會說，陳老夫人沉吟道：「就怕她衝撞了林姑娘，連累到妳。」

「不會，我會照看好二妹的。」

陳老夫人看她堅持，也就答應了。

二房一家都不討喜，二兒子也指望不了，就算今年升為主事，在仕途上也不會有什麼起色，可孫女總是陳家的血脈，不能隨便找個人出嫁，那可浪費了她的一副好容色。

這回大孫女願意帶出去，正好藉此考量下，倘若沒有惹出事端，以後她也能帶著去見各家夫人，結門好姻緣，陳老夫人暗自盤算著。

一盞茶功夫過去，林紈紈已經吃得有些發撐。

太后除了笑咪咪的看著她外，沒有任何舉動，林紈紈就在想是不是應該告辭，正準備起身時，外面正好有宮女進來稟告說，太子殿下過來請安。

林紈紈的身子頓時一僵，她沒有想到會那麼快就跟陸昭見面，一時有點驚慌。

他們之間的恩怨得從去年的三月說起，那日她隨嘉善公主與皇上、皇子們以及幾家重臣的子女外出春遊。看小孩子比較多，皇上就讓陸昭帶著他們一起去泰山的山腳下游玩，誰想她竟被人推入溪中。

她當時就覺得一定是陸昭推的，因為每次入宮，不管是誰都會誇她，唯獨陸昭沒說過一句好話，態度很冷淡，再加上聽到的傳聞，她覺得同行的幾個人裏，只有他會做出這種事情。後來皇上調查此事時，她沒說是誰，卻含糊的暗指是太子之責，為此皇上將陸昭狠狠訓斥了一通。

陸璟私底下也與她道歉，說自己這位皇兄並非故意。

可若不是故意的，他自己怎麼不來道歉呢？

林紈紈一直記恨在心裏，去年十月初生辰，陸昭被太后催著，不得已送了一盞琉璃燈給她，她就假裝沒有拿穩的樣子，當著陸昭的面，摔了個粉碎。

陸昭並沒有動怒，可毫無表情的樣子一點也沒有讓她覺得解氣，此後她與陸昭的梁子就結上了。

太后注意到林紈紈的表情，心裏有數，遂寬慰道：「不過一盞琉璃燈罷了，昭兒不會怪你的。昭兒心性寬厚，也不會做傷害你的事情。」她覺得林紈紈之前是誤會陸昭了。

林紈紈乖巧點頭，「紈紈明白的。」

說話間，陸昭已經進到殿內。一年三百多個日子，只要他在宮裏，每日都會來給太后請安，如果太后還睡著，他就會在外面等候。

他是太后放在心尖尖上的長孫，見到他，太后臉上的笑擋都擋不住。

少年越走越近，時隔許久，再次見到這張臉，林紈紈有些恍惚。

前世的最後一面，他戴著鬼面具，不知在那背後是何模樣，可是如同現在，這樣的凌厲尖銳？像是濃墨潑灑，雙眉烏黑斜長，眼睛也是深沉的墨色，不若父親與兄長，或是陸璟的俊美文雅，他好像出鞘的劍，鋒芒畢露。

目光對上，林紈紈的心不禁咚咚跳了起來，而後急忙行禮，「紈紈見過殿下。」

陸昭聽是聽見了，但沒有回應。

林紈紈就不知怎麼繼續往下說了。

哪裏有這樣冷著小姑娘的？太后有心化解兩人的矛盾，笑著道：「昭兒，正好紈紈在，你帶她出去看看魚吧。前日幾位魚把式剛送來十幾尾稀奇的花鯉，你也沒有見過呢。」

她的意思，陸昭明白，可林紈紈分明很討厭自己，「皇祖母這兒不缺宮女吧？」比起陸璟，這孩子實在是太沒有手段，太后心裏不由得為他著急。林家如此顯赫，文武百官沒有不想結交的，陸璟剛才不就巴巴的去迎林家兄妹嗎？她這兩個孫子，無論誰得到林家的支持，都可以定下乾坤。

太后假裝生氣的道：「好啊好啊，你現在都不聽我的話了，既如此，往後也不用再來請安！」

這耍賴的模樣倒是像才幾歲的她，林紈紈暗自好笑。

皇祖母這是不死心呢，也罷，陸昭瞄一眼林紈紈，「走吧。」

少年大步流星，轉眼間林紈紈就被落下了，可憐九歲的孩子在後面跟得氣喘吁吁，差點就要放棄了。

不看了！林紈紈捏著小拳頭，最後關頭又想到前世的事，咬咬牙揚聲道：「殿下，等等我，可好？」

他回過頭，看到林紈紈孤獨的站在遠處，額頭上亮晶晶的冒著汗，一副小可憐的模樣，便沒有再往前。

見他總算停下，林紈紈也有了臺階下，便擦了擦汗走過去。

永安宮前有兩個青瓷缸，裏面確實多了十幾條花鯉，這些花鯉即便身上也都是紅黑金白四色，但顏色分佈極為有趣，潭亮異常。而缸裏的小種荷花紅玲瓏未曾盛開，魚兒沒有遮擋，發現動靜，紛紛擠到缸邊討要吃食，看起來極為可愛，林紈紈便向宮女要了魚食。

魚食聞起來有些腥，林紈紈一拿到就往缸裏扔。花鯉餓了，一窩蜂的爭搶，看起來熱鬧極了。

林紈紈看得開心，而身邊的陸昭卻沒什麼反應，就像剛才即便等了她，卻沒有主動說一句話。

要是前世，她肯定就被陸昭的態度惹怒了，但現在她知道，陸昭不是心胸狹窄之人，反倒是她總記恨著，有一次騎馬被人陷害，是陸昭追上來救了她，可她卻說：

「殿下是不是來看我的笑話呢？」

暗自歎了口氣，林紈紈摩挲著手指好一會兒才道：「上回我摔了琉璃燈，還望殿下見諒。」

陸昭有些意外。當時林紈紈說是不小心，可眼角眉梢都顯露出得意，也不知她摔了那盞燈對她有什麼好處？那燈價值昂貴，模樣又好看，要不是皇祖母千叮萬囑，他也不會買來送她，不過他倒是發現林紈紈特別會記仇了。

陸昭淡淡道：「摔了就摔了，沒什麼。」

這只是一件事，林紈紈將魚食慢慢的往魚缸裏拋，拋完了，又輕喚一聲，「殿下……」語氣帶著幾分猶豫。

陸昭低下頭看她。

少年長得高，一雙眼睛又極為深黑，看過來難免帶了幾分壓迫感，林紈紈半垂下眼瞼，「那次在泉山，是我誤會殿下了，不是殿下推我的。」她本該發現的，只是年紀小又任性，容易被人給蒙蔽。

她現在想清楚了，如果陸昭有心害她，怎麼還會救她呢，後來更將父親從越州帶回京都，那時候父親可是陸璟的岳丈了，而且她的表哥姜修還曾背地裏捅了陸昭刀子……他們林家、姜家都是他的敵人，他完全可以將父親扣押或者殺掉的。

陸昭略微挑眉，「妳如何知道不是我？」

當時父皇訓斥了他一通，不過就算沒有林紈紈的暗指，父皇也會把錯算在他頭上吧？所以他也不想與林紈紈計較，一個幾歲的小姑娘懂什麼。

林紈紈道：「我覺得殿下不會做出此等無德之事。」

「是現在才這麼覺得？」

「嗯。」她點點頭，所以之前摔琉璃燈什麼的，都是誤會，「太子殿下能原諒我嗎？」小姑娘笑得很友好。

陸昭忽地想起，初見時，林紈紈也對他這麼笑過，只是當時他實在沒有心情去回應。

「妳也沒什麼錯，有些事不是那麼容易就能看清的。」

林紈紈略微一怔，仔細品味這話，似乎帶著點她這年紀本不該明白的苦澀。

前世，就是看錯好些人，好些事……陸昭，他是不是也有這種體會呢？

林紈紈尋思著偷瞧一眼，只見少年站得筆直，肩頭的蟠龍織錦被陽光照得十分耀眼，但神情卻是淡漠的，有種難以接近的距離感。她忽然覺得，就算陸昭不小肚雞腸，可這世她要與之打好關係，好像也不容易……

殿試完畢，太后又讓宮女傳話，命陸昭順道送林紈紈去太和殿找林嘉言。

陸昭就帶著她離開了永安宮。

林嘉言正在等候，見到陸昭，心裏十分驚訝。怎麼會是他送妹妹出來？但轉念一想又明白了，許是太后的旨意。

「勞煩太子殿下了。」他上前見禮。

陸昭沒說什麼，將林紈紈交給林嘉言便告辭了。

這東宮太子只比二皇子大了一歲，但性子完全不同，給人十分疏遠的感覺，林嘉言拉著妹妹的手準備去坐車。

行到宮外，卻見父親竟在車中坐著，很是意外。

似乎父親並不關心這次殿試，每日早出晚歸，也不曾提醒過他什麼，然而這會父親居然來接他？

「我知道你一定沒有問題的。」林鏡清伸手在兒子肩頭拍了拍。

這句話對他來說無疑是最大的肯定，林嘉言頓時心花怒放。

林紈紈也馬上坐在父親身邊，「爹爹今日竟然有空嗎？」

「接你們回去的時間還是有的，」林鏡清看看女兒，「倒是難得，妳還來送嘉言。」

「我又不像爹爹那麼忙，以後哥哥有什麼事，我都會陪著哥哥！」

林鏡清笑了笑，捏捏她鼻子，「不搗亂就很好了。」

為迎接孫兒殿試歸來，林老夫人準備了豐盛的宴席，但沒想到兒子也一同出現，於是更加歡喜。

「鏡清，」林老夫人詢問，「你說嘉言能不能入三甲……不不，三甲肯定行，我是說……」

「母親，再等兩日便是，不著急。」林鏡清給她夾菜，「我也不好預測，妳總不能讓我去問皇上吧？被別人看見，只當我是徇私舞弊，到時我這首輔還有何顏面做下去？只好辭官算了。」

本來真是這個意思，結果被兒子生生給堵死，林老夫人瞪著眼睛，氣得都不知說什麼好。

丈夫總是三言兩語就能將婆母給的難題化解，姜玉真不由得好笑，「母親，看相公的表情便知了，還用問？」

是嗎，林老夫人盯著兒子看。

其實林嘉言答了什麼，很快就有人告知林鏡清，所以此時的他滿臉帶笑。

那肯定是好消息，林老夫人誇道：「玉真，還是妳聰明！」

林鏡清在底下握住了妻子的手。

果然，隔了兩日就有聖旨到，林嘉言被皇上欽點為狀元，授翰林院修撰一職。

林老夫人激動萬分，馬上就給林老爺子上香告知這一喜訊。她還打算大宴賓客，只是被林鏡清阻止了，後來就只請親戚們聚一聚。

在京都走得近的親戚，除了林鏡清的妹夫雲陽伯府一家，便只有姜玉真的娘家了。

林秀清一到，陳蓮錦的畫也跟著送入林府，還真是畫了孔雀。

不得不說，栩栩如生，林紈紈瞄一眼，笑著跟姑姑說：「陳姊姊聽說姑姑喜歡書畫，問得可仔細了，生怕誤畫了姑姑厭惡的，我只好說姑姑喜歡孔雀。」

「是嗎？」林秀清眉頭擰了擰。

姑姑這個人別的沒什麼，就是疑心重。

林紈紈見她很快就去找老夫人，急忙跟在後面，然後就聽林秀清說：「我是瞧她送給娘的那幅畫很自然，便想要一幅，結果倒是好了，她偏偏想投我喜好。這孔雀畫是畫的不錯，但娘妳看，這姿勢，這顏色，都有些過於討巧……這陳姑娘，怕是心機不淺。」

「一幅畫，妳能瞧出這麼多東西？」林老夫人覺得未免誇張。

她老人家一生受盡寵愛，哪裏會提防這些？林秀清道：「娘是不是想她做林家的孫兒媳？」

「這……」林老夫人猶豫，「還沒定呢。」

「娘可要想好了，」林秀清提醒她，「嘉言這般出色，如今又是狀元，多少家族想把姑娘嫁進來？娘實在不必著急，還是好好選一選，省得看走眼。」

林老夫人答應，「我總是要與鏡清商量的。」

此時外面傳來一陣喧鬧聲，老夫人知道是親家來了，忙同林秀清出去迎接。

林家是名門望族，當年林鏡清娶妻自然也是門當戶對，姜玉真出身將門，父親乃武城侯，六年前去世後，姜玉真的哥哥姜宗望繼承了武城侯的爵位，膝下有兩個兒子，姜修與姜綸。

前者年十九，在兵馬司任職，後者十二，兄弟倆都生得頗為出色。

姜老夫人也是精神抖擻，與林老夫人一見面，兩個人就手挽著手說起話來。

林紈紈甜甜的叫著外祖母。

長輩們在一起能說什麼，自然是說晚輩的婚事，兩位老夫人一口一個要為彼此的長孫選個好孫媳。

林紈紈打趣道：「哥哥不用怕，若是祖母定了哥哥不喜歡的姑娘，我一定會幫哥哥。」

林嘉言捏捏她的鼻子，「多謝妳了。」

而另一邊，姜家的長孫就沒那麼好脾氣了，當著長輩的面離開上房。

林紈紈見狀，尾隨而去。

兩個丫鬟吃驚的張大嘴。那可是姜修啊，出了名的不好惹，哪個下人遇到都要避遠些，就算是林紈紈平常也不喜歡與這姜大公子打交道的，怎麼還跟著他呢。

姜修已然察覺，轉過身問：「做甚？」

林紈紈沒想到這麼快就被發現，忙假裝是要去別處。

但已經來不及了，姜修大踏步過來，兩隻手捏住她的小臉蛋，「剛才就一直在偷看我，怎麼，覺得我這表哥入眼？」

林紈紈被捏得發懵，隨即大怒，「你放開！」

以前就覺得小表妹有些圓潤，但沒想到臉這麼好捏，軟軟的好像豆腐，姜修一捏住就不鬆手，「妳還沒回答我的話。」

要不是因為前世他手握重兵，以此對付陸昭，她才懶得理會。

「我，我是聽說你有一隻緋鸞鸚鵡……」林紈紈情急之下胡謔一個藉口。

他確實有一隻稀奇鸚鵡，這鸚鵡不只會說話，還會誦經，姜修低頭一笑，「是有，但別指望我送給妳。」

林紈紈：「……」

這討厭的德性，以後別怪她對他不留情面！